

苏州有这样一种说法,四方歌曲必宗吴门。昨天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昆曲被誉为中国的“百戏之祖”,这个月,第四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将于18日至26日在昆曲发祥地苏州举行。81岁的顾笃璜将亲自组织5位老演员上演传统昆曲《牡丹亭》。顾笃璜,这位被形容为“固执”、“守旧”的81岁的老先生,这些年如何坚持自己的昆曲传统?上个月,苏州“二胡王”王国兴的6件参选作品,在第二届全国极品二胡评选会上,获得了两金三银一铜的奖项。其中1把极品二胡被国内近30位一流二胡演奏家给出182600元的天价,并获得了“极品二胡盛世宝琴”的称号。这已是王国兴连续两届夺魁。这位苏州二胡王又有怎样的故事?日前,快报记者走进他的作坊,探访极品二胡的“诞生地”。

□快报记者 王彪文/摄

出身名门望族

顾笃璜老先生每周二和每周六上午都会出现在沈德潜故居昆剧传习所。

很多人都知道顾笃璜出身名门望族,家底殷实,可是来往之间,顾笃璜几乎都是挤公交车,身为苏州昆剧传习所现任所长,他处理与昆剧相关的事务,接待慕名来访的昆剧爱好者及研究者,为他们解答各种问题。布衣、布裤、布鞋,这是他的日常装束,他不沾烟酒,基本吃素,日常开销非常少。130年前,顾家先祖顾文彬萌生了退隐之心,于是叮嘱儿子在老家苏州建造园林以安度晚年,取名“怡园”。

从顾文彬到顾笃璜,五代人了。而顾笃璜的父亲顾公硕,是苏州知名文化人,又是一位进步人士。解放后,顾公硕将怡园捐献给国家,顾家的藏书楼“过云楼”藏画,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处,上海博物馆自称半壁江山是顾家的藏品。

20世纪80年代,顾笃璜居住的深宅大院被一工厂买去,他将所得悉数捐出,设立了昆剧基金会。

昆曲的种子不能糟蹋

顾笃璜介绍,其实在解放前,苏州人闲暇之余吟唱昆曲是件极普遍的雅事,唱曲之风盛行,穿行于大街小巷,常能听到悠扬的笛声。其堂兄顾笃琨还将潦倒的“传”字辈艺人请到家中教唱昆剧。1937年,日寇入侵苏州,全家人到上海租界避难,吟唱昆曲的雅事被战火炸散。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顾笃璜全家回到苏州。后考进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当导演。

后来,苏剧、昆剧、越剧、京剧、锡剧、评弹,都成了顾笃璜研究的课题。

100多年来,昆剧从一门登峰造极的艺术衰落到门庭冷落,一度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顾笃璜忧心不已,他告诉记者,自建国以来到文革前,每逢昆剧演出,总会有300位左右的老观众预购戏票。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流行文化和电视普及的冲击,戏曲的生存状况处于低谷,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昆剧只剩零星演出。

对于正式离开官办昆剧团体后的打算,顾笃璜说:“曲线救昆。”离休后他办过振兴昆曲实业公司,也成立过昆剧基金会,这些都是没有成功。

1982年3月,经顾笃璜倡议,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他主持其事,“我们的宗旨还是传承、保护昆剧文化遗产”。1989年,苏州昆剧传习所与苏州大学中文系合作,创办汉语言文

学专业昆剧艺术本科班,招收20名本科生及1名日本籍研究生,苏州昆剧传习所负责该班昆剧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1982年以来,昆剧传习所共举办了11期培训班,面向全国培训昆剧演员,苏州的继承、弘三辈演员都曾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

在顾笃璜看来,靠昆曲出名、赚钱、捞成绩都没有问题,但是千万别把昆曲折腾得面目全非,弄得现代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昆曲是什么样子,“不能将昆曲的种子糟蹋了”。

一出热情爆棚的《长生殿》

2001年,顾笃璜组建了6个剧组,同时并进,只用40天就赶排了5台传统昆剧,反响强烈,使得苏州昆剧应邀赴台湾演出。他为赴台演出量身打造了6台传统剧目,从剧本到扮相非常传统,大获成功。

这引起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启德的极大兴趣,慕名找到顾笃璜,请他导演一台大戏,到台湾演出。2002年,顾笃璜导演排演《长生殿》。顾笃璜负责节选、整理并任艺术总监兼总导演,这是他第四次导演昆剧《长生殿》。这次的美术部分,是由拿过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奖的叶锦添负责。

保守的顾笃璜与前卫的美术家叶锦添如何合作?顾笃璜说,在人物服装方面,凡地上的请按传统规则,凡天上的,可任其自由发挥。舞台装置只是背景,与表演不发生关系,必须保留守旧和鬼门道。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可以自由发挥。叶锦添完全赞成。“叶锦添是个聪明的艺术工作者,也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而且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所以我们的那次合作也算成功。”

2004年2月17日,昆剧《长生殿》在台北首演,拥有千个座位的台北新舞台剧场座无虚席。清丽婉转、余音袅袅的昆剧声萦绕全场,场内场外屏息凝神。一曲《长生殿》唱罢,观众的热情喷涌而出,手捧鲜花跑到后台围追堵截。当剧组离开台北,赴新竹、台南等地巡演,不少戏迷一路追随,6场演出异常火爆。

顾老说,由于昆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冷落,许多剧目失传。“传”字辈一代常演出的有600余出,而到“继承弘”三代演员,合起来只能演250余出戏。而且,昆曲范畴包括的昆曲堂名音乐;清唱艺术、传统穿戴等,都在濒临失传。81岁的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抢救传统的折子戏。

前几年,台湾的朋友曾邀请顾笃璜组团前往演出,但是顾笃璜手头只有年老的教师却没有年轻的学生。顾老说,自己此生最后一个心愿是办成一个民办昆剧团。“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传统的,我要让观众欣赏到纯正的昆剧。”



顾笃璜：还原昆曲「原味」

王国兴：姑苏「二胡王」

■他一直苦守自己的原则：「传统、传统、再传统」

■81岁的顾笃璜是昆曲「保守派领军人物」

■一把二胡经过他的手,何以估出18万的天价

■他的二胡是二胡演奏大师眼中的「宝贝」

□快报记者 陈泓江文/摄

简易厂房中,“宝琴”出世

电话联系了王国兴,当记者按照他所说的地址来到苏州市区吴门桥街道盘门路,见到的却是一家陈旧的纽扣厂。向门卫一打听,方知王国兴的“苏州国兴乐器厂”租在该厂内,穿过多条小路,在厂区一处简陋的厂房二楼,记者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目的地。

作坊内,很是闷热。王国兴正和多位二胡制作师汗流浹背地忙碌着,为了能凉快些,有的师傅干脆赤膊上阵。

身材魁梧的王国兴性格显得内向,不善言谈,可说起二胡制作的工艺头头是道。他取出刚被评为“盛世宝琴”的极品二胡,向记者介绍二胡别有洞天的学问。

王国兴说,二胡的构造比较简单,由琴筒、琴杆、琴皮、弦轴、琴弦、弓杆、千斤、琴马和弓毛等组成,但一把能让二胡演奏家认可的极品二胡,从选料、加工、装配到调音,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首道工序——选料。

新红木、老红木、紫檀木,王国兴制作的二胡主要是这三种木料,“色相好,密度也不错,一般不会变形。”

不过,王国兴还是热衷使用新红木和老红木,以上等老红木居多。王国兴拿过几块切割好的木料敲打,记者发现这些木料的声音分成两种。“声音最动听的是老红木发出的,老红木是制作二胡的上乘材料,因为这些老红木年代长,干燥,木质没了水分,所以敲打的声音很清脆。”

“全国80%以上的二胡演奏家使用和收藏老红木二胡。”王国兴说,去年获得金奖的“盛世弦和”极品二胡是紫檀木的,当时专家估价152600元。此次,“盛世宝琴”极品二胡是上等老红木制作,价格比去年贵了3万,“我用的上等老红木,多是百年以上旧红木家具,现在旧红木家具很难买到,大多成了文物,再说好点的旧红木家具维修后能卖出很高的价格。于是,造成老红木二胡的制作成本高出新红木许多。”

琴筒俨如整块木料挖就

二胡有个关键部位,那就是琴筒。记者看到王国兴手里正在打磨的琴筒,顿时很纳闷,“这需要多厚的老红木家具,不然如何能挖出琴筒来?”王国兴笑说,琴杆是用家具上的小木方加工成的,琴筒则是板块切割的。一般人看到这琴筒都认为是木料被挖空加工成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由6块小木板拼接的。“好的二胡制作特别精细,拼缝是要看不出来的。”

王国兴告诉记者,除拼接工艺外,琴筒的选料也异常重要。即使6块小木板同是老红木,却也不是随意拼成的,仍需通过敲打这些木料听震动效果,是否共鸣好、出音好。“反复听震动声音相同的才能拼成一个琴筒,不然,拉二胡的音质就会受到影响。”

蟒蛇皮弹性很重要

王国兴的作坊内,有一小间房子专门用来蒙皮,室内散发着淡淡的腥味。琴筒上的蒙皮是蛇皮,但王国兴说这不是普通的蛇皮,而是蟒蛇皮。

“外行看面色,我们看弹

性。”王国兴介绍,蟒蛇皮有多种,皮质是好是坏没有仪器鉴定的,全凭经验的积累来辨别。拍打了一个刚蒙好的蟒蛇皮,王国兴颇为满意,“这弹性好,就容易产生震动,使用起来声音效果就特别棒。”

王国兴说,蟒蛇皮弹性要好,花纹也十分讲究。“花纹均匀,具有艺术美感,像极品二胡筒子蒙的蟒蛇皮是精品中的精品。”

此外,在蒙皮时蟒皮绷到什么程度,这很难把握得准,更没有标准进行对照,全凭感觉。王国兴透露,绷得太紧,发出的声音比较尖细、刺耳;绷得太松,声音就会显得空,振动不充分,声音比较死板,要想让二胡发出的声音圆润、纯净,全在这一“蒙”,但“蒙”技可不是师傅能教得会的,要靠自己多摸索。

王国兴直言,用材不同,做工不同,二胡的价格区别很大,“一般的二胡成批量制作,价格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特别高档的往往10把一起制作,仅耗时就要近两个月。”

“克隆”父亲的手艺

47岁的王国兴,在19岁那年到原苏州民族乐器厂工作,从此走上了制作二胡的道路。他的技艺,全靠父亲手把手传授。

提起王国兴的父亲,老苏州人大多熟悉他的名字——二胡制作大师、国家级工艺师王瑞泉。并与北京的制胡名家李永祥号称“南王北李”,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尊为“中国二胡王”。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作曲家、二胡、琵琶演奏家刘天华,演奏的二胡就是王瑞泉亲手制作的。

今年90岁高龄的王瑞泉,早年曾是苏州景德路老字号“周万春中乐器店”的把桌师傅,后来成了苏州民族乐器厂的“顶梁柱”。初中毕业后,王国兴踏进了父亲的单位从业,“那时,厂里有指标,每个工艺师可带一名子女进厂。”王国兴说,父亲教他学做二胡的时候,不把他当成儿子,而是一个学做二胡的徒弟,十分严格,在学的过程中稍微出一点点差错,就会受到父亲严厉的批评,甚至挨揍。

王国兴悟性好,练就了一手“克隆”父亲的二胡制作手艺。学了两三年后,王国兴便可以独立制作了。1995年,由于各种原因,他离开了苏州民族乐器厂,与几个朋友一起做二胡制作和销售生意。2000年,他在盘门路租了厂房,开起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小作坊,就在这里,他先后制作了中国最最顶级的“盛世弦和”、“盛世宝琴”极品二胡。

搜寻父亲二胡无果

金奖二胡价格不菲,银奖和铜奖的价格也同样不低。王国兴介绍,上届,银奖的二胡价位在10万多,铜奖的二胡大概在5万多,今年这届,他的银奖和铜奖二胡也随金奖提升,分别是12万、6.3万。

至今,“盛世弦和”仍存放在王国兴的家中。王国兴说,获奖后,有人专程上门出价16万,他没舍得卖,“我想总归要有一把好琴放在身边。”

二胡还可以再制作,为何他人出高价不愿出手?据王国兴透露,他有一个遗憾,一个难以完成的心愿,那就是办一个琴展。“早年,我父亲制作的二胡基本上在二胡演奏家和收藏家手中,我搜寻了多年,一把也没搜到,他们都不愿拿出来。”



■对话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说准备恢复400出传统折子戏,不担心会没有观众吗?

顾笃璜:从来不用担心,昆曲不是流行文化,自有它的特定观众群。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似乎一直不太愿意接受时尚版的昆曲。

顾笃璜:把昆曲改成现代大众的流行艺术,肯定会有很多观众来看,甚至会很轰动,但是那演出的已经不是昆曲了,与保护昆剧文化遗产已没有什么关系。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好像对一些创新的做法很是愤慨?

顾笃璜:破坏文物捕杀珍稀动物有罪,破坏昆剧却有奖,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昆剧的故乡苏州,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不少人尊称你为昆曲的良心、保卫者。

顾笃璜:这些都是炒作吧,其实没有那个高度,我只是一向独来独往而已,我对昆曲才懂多少啊,只能说了解了皮毛。我被称为专家我并不高兴,相反,有一种悲剧感……